

北

史

一
四

北

史

一

列傳第二十八

北史四十

韓麒麟

程駿

李彪

孫祖

高道悅

甄琛

高聰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也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景穆監國爲東曹主書文成即位賜爵漁陽男父亡在喪有禮後參

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
坑之麒麟諫曰今方圖進趣宜示寬厚勅敵在前而便坑
其衆恐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後
白曜表麒麟與房法壽對爲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
上義租六十万斛并攻戰器械於是軍須無乏及白曜被
誅麒麟停滯多年孝文時拜齊州刺史假魏昌侯在官寡
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杖節方夏無所斬戮
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
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返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
臺官士人沈抑乃表請守宰有關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員

廣延賢哲則華族蒙榮良才獲叙懷德安土庶或在茲朝
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
王經國立政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藉千畝以率百姓
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
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寔百王之常軌爲政之所
先今京師人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
耕或受其饑況於今者動以万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人
有餒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寔由農人不勸素無儲
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上垂覆載之澤下
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爲其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

日久豐穰積年競相誇奢浸成侈俗故令耕者日少田者
日荒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
於路饑寒之本寔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
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人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
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案檢勘相勸課嚴加賞
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凶災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
戶貫租賦輕少目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
於人爲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
無所取濟請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振所謂
私人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人無荒年矣卒官遺教

其子殞以素棺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
傍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疋其清貧如此贈散騎常侍
燕郡公諡曰康長子興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位祕書中
散卒贈漁陽太守子熙字元雍少自脩整頗有學識爲
清河王懌郎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成
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先爵讓
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母亡居喪有禮子熙爲懌所眷遇
遂闕位待其畢喪後復引用及元叉害懌久不得葬子熙
爲之憂悴屏居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遷葬誓以
終身不仕後靈太后反政以叉爲尚書令解其領軍子熙

與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傳靈榭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理懌之寃極言元又劉騰誣調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熙爲中書舍人後遂剖騰棺賜又死尋脩國史建義初兼黃門尋爲正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爲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又幼子熙愛友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言色又上書求析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爲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明帝詔遣案檢弼遂大見詰讓介朱榮之禽葛榮送至京師莊帝欲面數之子熙以爲榮旣元兇自知必死恐或不遜無宜見之介朱榮聞

而大怒請罪子熙莊帝恕而不責及邢杲起逆詔子熙慰
勞杲詐降子熙信之還至樂陵杲復反子熙還坐付廷尉
論以大辟恕死免官孝武初領著作以奉冊勲封歷城縣
子天平初爲侍讀除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靜
遷鄴之始百司竝給兵刀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
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
論者高之元象中加衛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弟娉王氏爲
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後遂與寡嫗李氏姦合
而生三子王李不穆迭相告言子熙因此慙恨遂以發疾卒
遺戒不求贈謚其子不能遵奉遂至干謁武定初贈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興宗弟顯宗字茂親剛直能面折廷諍亦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嘗與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讀一遍隨即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郎耳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後兼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上書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爲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介如歸二曰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爲美亂

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
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趾魏明所營取譏前代
伏惟陛下損之又損之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
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
溝洫使寺署有別士庶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三曰竊
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且甚爲陛下不取也夫千金
之子猶坐不垂堂況万乘之尊富有四海乎清道而行尚
恐銜檠之失況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四曰竊惟陛下
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慮萬機晷刻而食夜分
而寢加以孝思之至與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叡

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熙無疆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崖以有待之形役無崖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也孝文頗納之顯宗又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自墜於阜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

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即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
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惡以從善者
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爲政生人之命於是而在
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以捶撻薄刑而人莫敢犯有制
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未
多坐盜棄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
嚴刑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
咸以深酷爲無私以仁恕爲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
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万務之要遇下如仇
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

宜敕示百官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爲犬戎所逐東
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寔自草
創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
稽古復禮於斯爲盛按春秋之義有宗廟謂之都無謂之
邑此不刊之典也況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
載其爲神鄉福地寔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
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以光万葉又曰伏見洛京
之制居人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
夕悴則衣冠淪於廩豎之邑臧獲顯於膏腴之里物之顛
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人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

專業定則不偽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買賣任情販賣賤錯居渾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令童戲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方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令令伎作之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

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官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於伎作官塗得與膏粱華望接閑連覺何其略也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爲疑而虧盛美又曰自南僞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人故僑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衆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爲可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并省今人口旣多亦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

賜賚無限自比以來亦爲太過在朝諸貴受祿不輕土木
被綺羅僕妾厭粱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分賜鰥
寡贍濟寔多如不悛革豈周急不繼富之謂也又曰諸宿
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無令繕其蒲博
之具以成褻狎之容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
禁止帝善之孝文曾謂顯宗及程靈虬曰著作之任國書
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況
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卿等應
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校卿才能可居中第謂程靈虬曰
卿與顯宗復有差降可居下上顯宗曰臣才第短淺比於